

酒坊师傅

□李文山

酒坊师傅很显老，其实才三十出头，矮墩结实，硕大的天鳌焙着发酵的红高粱，糟气弥漫低垂，木楸、竹筒、篾筐、撮箕在他手中轮流使唤。在他身边默默辅助的还有一个女人，是他的妻子，蹲在灶下打火，浓烟在四合环绕。女人便不停地咳嗽，脸色苍白得令人忧虑，身子瘦成一把槁木，让我疑心逆着时光隧道看到了远古时代原始劳作的场景。

已近中午，酒坊师傅见我看得专注，便留我吃饭。他饭量很大，时而又还唾两口自酿的二锅头，而女人吃的则少得可怜。他告诉我，他父亲也酿得一手好酒，年老了盘不转了，手艺便传给了他。他说，腰缠万贯不如一技在身，靠手艺吃饭不求人。提起他的手艺，他显得有些骄傲，说话也流畅了许多。我说现在国门大开，人头马、路易十三之类的洋酒充斥于市，

喝高粱烧的人越来越少，你的手艺再精湛恐怕也难免有淘汰的那一天。他呆了呆，说也是呢，不过还是有人偏爱这种土制酒的，用红高粱酿成的酒酒醇味美，回味悠长，特别是我经手酿的酒肯定是柔和透明入口绵，酒未沾唇人先醉。我问他这么辛苦，一个月可赚多少钱？他说，就本地地产的红高粱量体裁衣，起早摸黑一天下来也有七八十元的纯收入，夏季无活可干的时候，就去给城里开电器超市的舅舅守生意。舅舅很有钱，生意做得也很大。我说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世上只有三桩苦，酿酒熬糖打豆腐？你舅舅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叫他资助你们一下，就是在城里做个小买卖，也比现在这样苦撑着强呀。他笑了，嘴角一道很深的皱纹使他的那张脸显得特别厚道。他说那是人家的钱哪，你识字断文怎么连这个都不懂？

呷一口红高粱酿成的酒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，但酒坊师傅跟我说起这些，语气是相当平淡的，心境也是十分平静的。他很满意自己有一个挣得饭钱的手艺，养得活一家老小。看他那不急不躁的样子，似乎有一种精神在感染着我。准确地说，是他那红高粱般的朴实与本份，以及他自酿的纯正与爽净，而这些东西，正是我们在这个尘世行走最容易丢失的宝贝。



忆长征精神 再跨新征程

□陈昌侠

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，紧急关头，党领导红军战略转移。1934年10月，红军从瑞金出发，1936年10月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。两年的时间里，纵横十一个省，步行两万五千里。天上几十架敌机狂轰滥炸，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红军与敌军周旋、血战，突破乌江天险、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，爬雪山、过草地、吃皮带、吃树皮。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，导致革命受挫，使30万红军减少到3万，战斗之惨烈、红军损失之严重。危急关头，党中央及时召开了遵义会议，确立了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红军。

党的历届领导人这样评价长征：谁使长征胜利的呢？是共产党，没有共产党，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。我们为什么长征？长征是被迫进行。长征是共产党、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，是中华民族一部英雄史诗。长征是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的真实记录，是党的传统、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。

如今，党的新一届领导号角已经吹响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！这就是新的征程、新的长征。在这征程中，还会遇到各种问题和艰难险阻，“苦不苦，想想长征二万五……”“长征精神”，不能忘却，今天的事业，未来的事业，都需要长征的精神，都需要红军的精神。



本版邮箱: 13671177496@163.com

长江第一湾

(外一首)

□萧娟

万里长江
自古老的石鼓镇转折向北，
辽阔、壮美；
连绵起伏的群山啊，
传承了母亲河的魅力：
万顷波涛融于幽蓝。

梅源梯田

俯瞰脚下的层层梯田，
润湿了对故土的思念。
山水紧紧依偎，
流落他乡的游子，
可曾记起挂在老屋堂前的那件蓑衣？
满是茅草与炊烟的味道。



小说

熹微的晨光中，很难看得清山下公路上那辆面包车里究竟下来了多少人，更看不清他们带的是些什么武器。

队长拿下望远镜，转身对李德宝和刘坤说：“这样，你们两个凑近去看看，摸准情况马上发短信过来。”队长说罢从衣兜里掏出了一部手机递给李德宝。

两人立刻悄声下山。望着他俩渐渐远去的背影，队长注意到李德宝似乎是口袋里放不下手机，将它转手给了刘坤，接着刘坤不知为何又把手机还给了他，之后李德宝再次将手机递给刘坤……

根据预先的估算，他俩应该在五分钟左右发回信息。但五分钟之后，队长他们并未收到信息。又过了五分钟，还是没信息。队长心里不踏实，就发了一条短信过去，命令他俩返回。



向警徽敬礼

□曾勇

然而，短信发出去足足三分钟，那边依旧音讯全无。队长预感到他俩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而那些下车喝山泉歇息的毒贩们又随时可能乘车驶离包围圈，便果断地拿起对讲机，向各潜伏小组发出了攻击令……

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，毒贩们有的就擒，有的被击毙，无一漏网。意外的是，这期间仍然不见李德宝和刘坤的踪影。众人几经寻觅，这才在路旁悬崖下找到他俩。看得出他们是从上边跌落下来的，悬崖边沿的草皮上留有新鲜的人体擦痕。两人血肉模糊，昏迷在一片湿漉漉的青苔上，相距不足一尺。仔细查看，李德宝身上满是刘坤的警用匕首扎出的窟窿，刘坤的头则被李德宝那还没来得及拉开枪栓的手枪砸得稀烂。再检查队长交给他俩的手

机，上面既有李德宝的指痕也有刘坤的指痕，其中信息栏里有一条尚未发出的短信：快跑，你们中了警察的埋伏！

……经医院抢救，两人得以保住生命。遗憾的是，因为伤势过重，他俩都成了植物人；而唯一能够解开他俩真实身份的人——这帮毒贩的头目，又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。

术后，李德宝和刘坤躺在了同一间病房里。

队长蹙着眉头想了好一阵，忽然起身将他俩的警帽并排放放在窗前的桌子上，然后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虽然无法分辨敌我，但我们知道，我们的英雄是冲着自己头上的警徽、为了一个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而英勇负伤的。请大家站好队，一起向这两枚神圣的警徽敬礼！”